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上皇帝書七

上皇帝安南罪言書　濟北先生

臣補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賊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平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闞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鋭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群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自不能而求於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蜺霧祲暈珥光怪指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循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恨若是者自不能畫地聚兵相陰度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無當天牢無觸龍首為將知前背左知向林木之隰陂障之陂一迂一直一亟一遲

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掛㢴絶不失地宜若是者
自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用不兵以行諜營曉以禍
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服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
若是者自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衆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
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雖大相鬬使賊不敢南下而獵
於嶺東出而漁於海徹閩吞傳內外為一若是者自不能自負
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陷在荊棘泥途之中荒埜幽穢不得
預聞下士之議而私竊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
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自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
也自交阯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
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恐所以禁止安集者自雖不備行列有自
有趾莫非王臣故志其法儒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古驗今先
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次係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
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

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殆陛下以文道者四國四國所宜攝伏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遂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台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壘連謂死轉以與賊鋒兵敗不屈與家屬凡妻子女婦聯頭為戮幷吏偕死者至十餘人遠近徵動爭欲奮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幹膠漆精良百選乃稍予槍戟楯散櫓矢弩冑鎧戰游艦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益黃河之水以濟隋渠南尽豫章之大以為舟一舟所載當中國車數十量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虛不足以受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震懾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指揮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遠

嘵以煩執事今析中國之要五一以伐之如泰山壓鳥夘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自計主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訊以寵榮天下小兒赤子莫不踴躍慣習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況交阯徼外小國其人腥臊同獸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擊奪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攫鳥逸獸雖牙角爪觜輕利足舊而不知人亦以機械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万全而未有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畫授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覺此道不敢窺境一將得近功士厲新賞帶甲士乃乘勝南指有輕交阯心自以謂括謂交阯小蜂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阯示弱以驕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

畀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尤之故極寒盛熱皆足傷病百
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跡理爲獸希毛故性能暑至三月五月春
草黄茅嵐霧瘴氣上交下浴癘風之所鼓日土多毒虫蚺蛇
少風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
強者病弱者死矣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卧一世古者
興師十万日費千金故士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粮食則
亡昔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資之暴師日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余万大司農銭尽乃以少府銭續之今交趾之遠
非特羌軍也且轂畿内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万以伐
之倍道並行三月而後至以月計之人日粮二升則五万人之
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陣未定而十万之粟去矣
使其淹留未有成績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
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

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蝦蜃之屬為餔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況十年不病乏食也傳曰眾來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其理勢或未可恥二也平陸之兵習於車攻鬪於騎副蹈蹈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江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林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撐一討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衡行則絕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猿狖下上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忽起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捕影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說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一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恥四也畿內禁卒周天下之才選賞罰不信約束亦明舉勢已當古矣然且切討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失右或亂石失左參差不齊聚成一軍則必非同巷互識並舍抵為勝不脩

受調發不俱行而一之以旗鼓畫戰目不能以相見夜戰聲耳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齊而河北京東之卒文半雜新軍在房資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食討窮身力盡之人乃起而爲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爲病而其徃也皆有戚戚離旅之志夫戰勇氣也氣既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或未可取五也凡此數條未見雖三尺童子能道之而自所以獨不可已區區爲主上憂過計者非以交阯果能爲是搆病也以謂遂勞王師戰久不决則士將不能先斃不可不察也夫交阯寔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越以謫戍守五嶺与越同處以至漢而任囂尉佗求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阯百越之微也其國距洛陽南方一千里皆欵趨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遠師行之道可以爲正爲奇爲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昔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攻越

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入上書通夜郎浮船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盖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按圖橫浦盖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按圖離水盖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牁牂牁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兩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二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木盖千百里如浪泊禁溪先功居風下雋蠻頭之路凡蜀記可見往往便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於生之地易歸自在師行於從不可不察也且又以今言之居後運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既瀕湖以為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兵從進至於明越余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国所素不虞者自頭亦粗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

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括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持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四軍轉陣返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關戶誤我以利誘我以弱誤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至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遠以兵斷我後我進无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弃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决輕勇悍敵分散四擊大則刼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地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强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隔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群獠又非固為交趾之役也況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倚脣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群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以待之今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

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鄭食其司馬相如陸
賈班超等齎棄馹持節以寬大鎭之旨以朝廷誅叛逆賊卽伏
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
從者賞以貲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爵以鄉以縣從者侯
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弱矣
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
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
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爲三四閒道絶徑或導其
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
劒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
絶以氈自裹轉而下士卒皆攀崖緣木魚貫而進卒敗劉禪此
設奇者也願中計開關鬭力以誘致我我雖敗亦無必入請留
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銳倅從之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屯析隊
伏於兩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或金遺鼓

救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陁卒前遇伏其衆必覆是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逐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恐衆借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刻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輙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伏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叛之謂也此三說者辟之丸不出於盤其大要如此然兵無常勢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減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願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以保窟穴自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暴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懼不勝使幸勝柰何幾舉而弃之且賊窘窮死

所知此如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鬬穴中將內鼠勝且欲傳賊大海之間其勢必為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其所長而為樓船鬬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无事自亂心悸而況乘以倉卒微風搖櫓一方蕩檣我眾駭矣又何暇為之校強弱勝負哉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往投所傳鄭拏者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往往遇水寇斃舟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盡日月之富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贏勝安定為輕重爽曲賜此端稽於西于龍編朱鳶封於望海卑陬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瑇瑁翡翠[illegible]及數蕉紵桂蠶觳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效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詰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師者以為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職

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土
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壯乎君死事謹養而善別之
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先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
之人昆弟欲爲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
聚為一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吞竊
負犯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於賜而時慰爲使之居其逃
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粮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
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
親与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強弱長短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
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
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肯要
而妄議焉若夫知己知彼每舉不殆与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
舉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
愚賤分不知事体昧死[illegible]陳愚計臣謹上

上皇帝封事書

陳了翁

臣聞事君有犯人以為訕也報國盡言人以為狂也臣之論罪有三而狂病有四緣此七事重取流竄獨賴陛下委曲保全寬其誅殛戴盆望天徒有感涕聖恩深厚益難圖報矣臣既到台州依條具謝恩表一道充路發進臣雖得罪於国是以謝上之礼不敢廢也法當具表其可已乎於是別撰此書繳連副表謹家人賫詣天闕於登聞檢院投匭上進伏望聖慈察臣垂絕之語迫切之情今發於封事者繇非一身之利害也臣須竭肺肝自陳舍生之義捨尊堯集序表奏狀之内言之悉矣已舍之身可復吝乎臣雖梟首棄尸無餘憾矣而朝廷行遣止於如此天地父母至恩然終無窮無盡而臣之餘命困於拘囚朝夕難保今若不發表不進封事則臣今日以後徒抱九泉之恨將死無及身之所以可已而不已者也臣請序而言之臣切攷王安石日錄八十卷之内詆誣神考譏薄先烈无所不至自天地以來

著書辭例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尽事君之禮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集狀表之中畧論其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詣罪一也臣切聞王安石之家讎於學殿方至尊拜謁先聖之時本朝故臣坐視拜伏傲慢不遜自有天地以來庠序規制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尽事君之礼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狀表之中畧論此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詣罪二也臣聞君尊臣卑乾坤定矣尊者南面而坐卑者北面而立不可改也王安石乃有天子北面之說焉自有天地以來中國各分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尽事君之禮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集狀表之中畧論此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詣罪三也昔者辟雍初成吏部尚書何執中親入劉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坐像臣於尊堯集序表之中嘗論執中諂附下等之迹而其子志同怒臣詆誣其父臣愚惑尊戴神考而詆

誣志同之父是臣之狂病一也又於尊堯集序表之中讀沈興
豊之攻因論八字之訓加於鄒綰以明神考任相始終之美而洵
武兄弟懟臣誣詆其父助成姦詐之計臣恐尊戴神考而詆誣
洵武之父是臣之狂病二也臣雖未識蔡巽之面而疑為太宰
生時於臣有惓惓牟讀之勤其所論是非去彼取此公議無不
與之而臣未始許其私也臣於建中靖國元年因上宰相書冊
賫知泰州其時太學生蔡巽有長書封與臣其言以臣諫省之
言都司之去為是今其書詞未見乞特垂聖問閽巽其書有何言
自疑必有犯而無隱也今巽賫盛徂赫而臣乃妄論国是以觸
其怒是臣之狂病三也儒宗數人皆主王氏而臣於尊堯集表
之中乃謂王氏衰弱我宋强盛是臣之狂病四也左僕射獨入
劄子請斷尊堯之罪洵武等不犯其手而陰助密戮之計臣欲
終於密戮其可得乎臣尊堯所論爲尊戴神考而已矣此事係
國計甚重而何執中身任其事獨入劄子蓋蔡巽鄒洵武等亦

知名分可畏不敢犯手而执中父子於名分之际未甚講求故為凝等所使而未克覺悟也臣既含生隨於盗戮而臣身没之後必有編纂之文達於聖聽矣刑部符寳郎入迹而奏郡官吏皆不得而見也奏邸官吏不得而見輦轂之下士大夫不得而見四方官吏不得而見其所揣知者左僕射父子赫怒之情而已矣州郡之所奉行者亦左僕射父子赫怒之情而巳矣臣聞叔人於市与衆弃之若臣尊寺之罪果合誅戮自合顯誅于市或梟或磔以示懲戒今左僕射之欲望者矣而所加於臣者獨用盗戮臣是以自白謟狂之罪上訴君父而下晓冀君之人也臣家在通州妻孥狼狽已有破碎之漸臣獨携幼男俱縶童江來就覊管危辱方张此皆臣之所自取也豈復有苟免之望哉然今日之事必顧達於聖聽者非臣之私利害也乃所顧者我宋强盛而已矣今左僕射父子等赫然震怒誅敎尊尭之人而尚言刑部承降不下司之符州郡之所密承監司不得而知也則

走馬承受亦不得而知也乎相與行之威福布於天下而四方官吏之事不聞於九重豈寬且一身之小利害乎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今日已後凡外廷不下司文字下諸路州軍者並須關報走馬承受司庶使朝廷密諭之意州郡丞之符事无大小皆得達於聖聽此亦助強主威之一道也因臣密戮之餘而可使州郡翻然有助上之意則是寬臣蟣蝨之軀亦有遺忠毫髮之補也負恐亞世不勝惓惓愛國愛君之情所有謝恩表一道謹隨封事繳進以聞

上皇帝論撥亂反正書　馮左丞

准崇寧元年十一月八日敕中書省瀘州防禦推官知嘉州錄事參軍馮澥元符三年二月十八日上書臣謹按春秋人君即位踰年然後改元未改元之時一循先君之故雖有小利害不遽変更先帝弃天下未再閱旬陛下召二三大臣于外更改天下事過半雖有百事猶未全美元符皇帝被遇先朝作配宸極

名分素定時世既易豈容更有它議今号曰元符皇帝意曰元符之皇后云尔以示識也既識劉氏則上累先帝為尊嫡當知是耶瑤華之廢陛下明詔原情起義復正尊極盛德厚典禮斯失蓋先帝既終則皇后无單立之義稽之逆順則陛下無立嫂之礼要之始終則皇太后亦不得申慈婦之恩今宗廟祭告歲時薦享非祖靈之意若嫌疑之迹万歲之後卽祔不安礼制雖定追咎今日取笑千古后妃之重王化所先朝廷之事莫此為大當考諸正礼斷以大義俗情難徇私恩必割而議者用家人丞張之事言者援末世乱亡之制上惑聖明深可罪矣而朝廷之上自執政大臣至侍從臺諫名儒博學充㓕朝著而曾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又聞君子之於君父也生則規其過救其失犯顏諫諍死不可者及其既沒則務欲全其美順其意慰安神靈使死无恫怨右正言鄒浩得罪先帝至重今掖宮未發音容如在而平生憤毒之人已被褒寵顯揚於殿陛之上按之以

人情有不安者按浩踈遠小官先帝所自來拔度越倫等恩德至厚不能造膝救微以報隆重因其逐事可以取名今又緣以得利求全死有餘責臣下少加罪則輕重亦順斷然可見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感悟反正何有不可十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馮澥与改合入官升一任仍与注寺監差遣奉初旨

權昌州軍事判官充京兆府文學教授馮澥尔於元符之末以書應詔論列時事中有要言謂復瑶華之号名實乖　神靈之顛享助于必致寧所建明論既獲御理冒既賞擢升官著以旌優嘉可特授宣德郎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四

書

上皇帝書八

上皇帝乞辨忠邪書　　權從言

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之意激切則近訕謗夫以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信天下所以卷舌吞聲以言爲戒也且嘗讀史見漢桓帝以災異數見博求直言及詔儒上書則不能容又禁錮曹爲諸黨人而被誅李少良論元載而見戮未嘗不掩卷興嗟竊欲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蚍將臨區欲報万一而詔有言之實中朕不加罪又曰尚恐乃心無悼後害可感極而繼之以涕盡陛下披至情廓然大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亦私秘所聞不肯一吐是天下負陛下也伏讀詔書曰凡朕躬之闕失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

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自以謂方今政令煩苛而民
不堪擾風俗險薄而法不能勝德澤非不厚而施或不得其當
疾苦雖欲聞而詢求不得其人此特未暇為陛下一二陳之而
特以左右之忠邪為本忠邪判天下无餘事惟其有忠不能明
有邪不能去則陛下之聰明失莫大乎此賤臣於草茅不識朝廷
之士特以陛下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
人也昔侯覽曹節嘗以黨人之論藉口誅李膺杜密捕夏馥為
黨魁指范滂所用為范黨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廢錮誅徙者不
可勝計漢自此亡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各植黨與更相報怨
搢紳之禍不解者四十餘年唐亦自是不復振以本朝社稷之
靈宗廟之福而險人乘間以黨人為名掃除天下善士漢唐衰
亂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黨者自天下之公論自切
攻朝廷毀黨言與天下大異故責授廉州司戶參軍司馬光陛下
左右之人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之人

以爲忠而天下以爲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而陛下試以是觀之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專營一己之私不顧國家成敗者謂之姦可也变乱是非傾移主意懷道德者必加誣汚負高名者志在剪除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鉄後獨操刑賞自報恩讎者謂之姦可也敬遊王蘇排逆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以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光有之乎淳有之乎皆博之所有而光之所無也夫有其實者名隨之充其實者而与之名天下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爲狸則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則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僭賞濫罰僭賞濫罰行而佞人徜得矣如此爲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夫光凡事西朝以忠信長者聞於天下危言正色舊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逮過而謂之姦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

可救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昔唐敬宗不強乾斷故屬大事安劉氏非勃不可以贛好直言面折人短故能寢淮南之言軌少主守成貴否不能奪由是言之始欲周旋委曲便佞持祿則人人皆可為公卿必期於利害安危之際無負國家非正人不可臣孤生晚輩平生不識光而光又已死何所愛惜所惜者國家為萬邪姦說而負天下之謗且至如惇相詐險賊臣不能盡知可謂大士大夫呼曰惇賊昔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天下尊之而不敢呼名曰贊皇公侯僅一布衣之士西河之人尊之而不敢名呼曰侯君今以貴為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賊何也幸負聖恩盜竊國柄忌冒痛毀善士不服故惡而名之又指其竊是而名之以賊也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惇指元祐之臣盡以為黨而投之必死獨蘇頌死悉頌間天下之賢者必所逐皆頌笑以謂不預故事則須先指時宰相此何理也惇竊國柄也自陛下承天宝命入紹大統海內翹然日跂

新政故京師人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又曰大惇小惇無地安身大惇謂章惇小惇則御史中丞安惇也夫百姓至愚而神此言雖小可以見天下之心也公議所在借使陛下史官不書而天下之人必有書之者昔晉侯一國耳六言之長皆用民言而佩誦言於是乎能霸矧陛下富有四海踐祚一二目顧反若此目恐傷天地之賢累日月之明失天下之心貽後世笑夫小人譬之毒虵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國家安強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疑危之際則必有反覆賣國之心跋扈不測之變何以知之蓋自古欲去正人者非欲自則逆子殺蕭望之張猛蘇建京房賈捐之者石顯也殺韓瑗來濟褚遂良長孫无忌上官儀者許敬宗也逐張九齡誣王忠嗣殺李適之者李林甫也貶杜佑陷李揆殺顏真卿者盧杞也殺孔融楊脩荀彧者曹操也誅戮關中舊族者董卓也欲去中朝名士者柳粲也夫正人者君子之羽翼姦賊患之必剪其翼

然後得志唯陛下前知諸計密挫姦謀力收骨鯁之臣負爲羽翼其所以消变于無形守太平于長久也夫宰相者使百官各任其職者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聞論得失御史不聞劾姦邪門下不聞封駮詔令共持喑嘿主事婾墮罪宰相使之而誰也昔李林甫以其罪大滅頂惡極逋天則招天下邪人使夫布在言職脅以禍福無敢正言由是竊相位十有九年罪大惡盈而人主不知此可以為後事之戒也且以一事言之漢成帝欲立趙昭儀為皇后太中大夫劉輔上書以忠切得罪而師丹谷永辛慶忌之徒交章請救夫以漢緒中衰猶有清議主張爭自須者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先朝左右大臣救而觀之諫垣同列死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去失左右大臣股肱心膂而言官耳目也皆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一切放逐若此則陛下亦欲衆致忠盡圖興太平孰為陛下言之孰為陛下行之故詞交至邪說皆進陛下亦有堯舜之聰明不得行朝進一人而後止暮逐一

使而得以是非紛紜邪正參錯而天下之事敗矣恭惟陛下躬睿聖之資體溫文之德皇天眷睞宗廟顧享神器今欲欽承上帝慰答祖宗之靈而固邦若此此臣所以為陛下憂也夫日者陽也陽為君子食之者陰陰為臣為小人日有食之是侵君小人勝君子也且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且侵陽故其變為大其所以消復之道臣不敢曲至異說旁取雜家姑以經傳所陳聞於陛下十月之交日食之詩也刺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上至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人左氏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謫於日月之災弭災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唐宋璟曰日食脩德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所謂脩德也此言播于詩著于傳可以覆視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攬乾綱大明邪正毋違群議毋鬱衆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則非所以應天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陛下至誠無怠

上皇帝論當今急務十事書　　鴻慶先生

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興元府南鄭縣丞李新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寮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李新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析為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寔行无用之文以弭咎徵之戒循先儒之陋說以為古人之禮經其謬甚矣春秋書日食書之而已不言禳禬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伐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證將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徹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本而循其末不探原其失而狃於其目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咎徵之戒循先儒之陋說以為古人之禮經者此也乃者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於陽而象君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

侵於弱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
出膺寶緒來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即位人君之
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
子謹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災求賢以為助訪落謀廟而後行
論語之數初自微以及著發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
則瑕掩於大定莫中則置器非安泊河之源而流至於不清
忽然之端而末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
仁孝之聞著者有臨而更求已躬之闕失大新處度刓去弊蠹
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即乎主致亦知親
賢之為急欲明風俗之澀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
緩廢孟論泉而懼上之德學不十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弊苦
不上聞雖君之紹昇中宗之繼大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
之意不過如此而已竊有識焉自臣結髮讀書竄籍從仕迴負
斷之憂而察天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睹者宜以傳信耳

之所聞者矣以傳疑為在遐徼叩閽不得承賈生之泣抱孝孺之憂蓋亦有日矣丁卯歲雖有為姦臣擅命朝多忌諱殺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上退復觸其族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于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包羞而懷憂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求直言之口曰雖疏遠請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右臣言者曰宮闈方今之勢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在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練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之備以虞君子之言而內相蒙而有褻微之漸遠去下吏不識國躰縱逐之議欲以上移天意動搖乘午夜甲帳乙甚處以終為是非野人之所則毀棄之獻及者也何謂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闥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今之數辟政而在宰相曷以知之曰嘗見其欺天子而報私仇樓吳臣而生死之卑息于臺端紛紛視同列臺諫

斂衽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為可與無為者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啓沃以道德今日芝華明日祥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可令高居高而國耗不宜閑暇閑暇而觀書者何以異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等廿年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交復詠道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攘人主之權者不能為也瑤華之廢哲宗皇帝固當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毀邪焉用彼相乃至設鉤揕以陷民口引群小以固本根投貸其權分則虛右揆而與所厲拔欲賜貸其權則植與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田畝之除吏尚未盡開如市矣而欽宗之子将尚撓法作福作威塗下耳目尚賴祖宗法度盤固嚴密周慮深防而幸之入

不敢發名姓以復讐養刺客以為用匕首雖鈍利不得發盜賊之萌不敢激民以直害自恐又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匪求之漸養虎之患處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亦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為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為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為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為名者臣願陛下收攬權綱激覽在己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常持大阿無授人柄豈推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一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序水旱失時災異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盜吏不奉法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乞身謝事是章朕之不德其專精神近醫藥强起視事以輔朕共治丞相因請則勉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自劾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搆戎而公孫弘以為無功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

亦以秦職不脩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馬燧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而罷王商問牛喘而御史以術丙吉閉坊門而陷停者以辱丞相今丞相殆不知此而郭揚亦不以此為之高堂鮮言務耆貴官而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措攻程投頤問揩盡米鹽與什巳者衍而若巳者彭乎入座議事而丞相聊睨如以鵰挾兔則一切拾據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擭接以求苟容伴食以希无責其間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恭義可制故引以旨職林甫謂希烈可制故援以同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江北水災蜀地千里蕩室廬溺牛馬老弱轉徙犄呰餓僉箄輅臨綫殍死道路州縣畏其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逐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墾而死者巳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菜行空文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廣之民採橡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塗无尺椽空无煙爨獸游于市鬼哭于庭死者若蟻遺孤殆不

可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必以此謝而去
也臣願陛下用鎮𢇁燮理之任專責宰臣則天工人代庶幾乎
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亦寤此國家之大体非愚臣之所能
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且堯之朝有禹稷皐陶大戊之時有
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閎天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
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
聞其有比周之嘆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於東漢盛於唐甚
於本朝爲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爲止三君八俊其
熏灼爲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爲止李林甫之結爲止牛
李退休僅月而經營擁戴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權青劒相突
餡諛不能過其姦鬼神不能窺其奧張弛於前設辟於後其甘
如薺其烈如蝮笑閒藏刀杯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
朋黨死於朋黨風俗壞於朋黨機務廢於朋黨由朋黨而亂
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衍不可芟薙天子孰然

其中為之評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无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誣之唯恐不及前日之法无可与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亟遂之逐也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寅緣攜從而迁罷者又不知其幾何人也始時讒嫚之人為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縵緯如織虽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冐其有姦謀則昔漢威帝之立止於殺李固憲宗之立止於逐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夫惡不可權罪不可赦族之者与天下同族之也棄之者与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者實以姦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評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悪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含垢国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者也頃日設評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按劾[illegible]續吹求

瑕病既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寵而註誤者益彰也乃豈聖人之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夫甚見嫌忌為不祥趨救至則不肖之心生矣不仁則為亂之心速況已備權之矣而復啓之何也見所以僻告訐之門而長怨讟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帝天災得乎茲朋黨之漸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正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于外咨以大政海陽翟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與作坦腹之讒到崇寵有亦麻之哭則人注擬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叡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那死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

曰大司憲嚴其任則曰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紀綱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草之指佞勑容其秩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壅蔽而上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賁之以為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外沉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殆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言之助以寵進君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捂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為清要之津忝忝備位否則懷姦隱慝虱聞以郭其私而為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寄雖黃放匹夫之蓋乎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柄返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言養士氣而俯仰寵拔焉之盈言責之礼物以吐其骨鯁賜曰戳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品而區區

言官猶軍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無 不聞其人
矣乱之初生臺諫為虚名乱之文生其臺諫為備物緇皓以言立
右第得罪中外之士恬於故常文字為轅駒安於豢畜容容日久
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惜之嗚呼古人之所
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
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孔朝聞之
之未以集生書又禁之使不得陳賢良科廢而人吞直声國困
名存而士司於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耳臣切謂哲宗皇帝強
明睿通不待輔弼而晚者大臣專恣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
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毋吸以忽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
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逵付之士師考其疏論万万不中則坐
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懼而不為耶近者陛下擢普
根孫諤龔夬陳瓘鄧列之殿陛斷自聖知大叶群目願陛下每
於朝收之時旁採清議區設名流躬自救識不以付大臣使行

私恩以叛公正而甚諫士自以為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丂
鈞之下而其表之正直最風之雅集足以踰越古昔茲事体大
伏願陛下不以臣言為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原
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之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讎書
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才平居无事養之以素一日
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為相而
廟堂無備位以為將而閫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真御史也使
之居百職事則名御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
循吏其末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国宝此由余此清廟器此明堂
材此千里駒人主振其旅若鵷鷺高其選若瀛洲時用之保護
膏養之樂育而品究幽隱王彩呈露下僚英俊雖囊穎脫可為
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徵之其處處士布衣得召[illegible]
進見戴之轄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游以徹遊芬氣徵
與杞之杞梓有千雲之志而一斑之於兔有食牛之氣或引之

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節假多得召問燕而內相帶職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郡目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大李教化之原以宗游謫謂他時科適增長浮競而曰者宏詞又閥通權要其与選者皆近臣之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亦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承韜而下府寺之要某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君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然鍾百叩必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今日矣驟而欲之則拒不可以將聯而用各則武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嘗謂將漢王道粉澤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乏人而代王言摛帝制者詞氣卑弱反翻国体俗失之俚輕失之鄙粗糠我制度斷絕我經畫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嚴整肅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猥褻

而猝之此識者所恠而流之遐陬遍資夷狄之笑也至於俗者
者以河東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
之託睆庫之寄汚穢闒慢吏議而去者略無虛日夫豈莫知於
龍劉累豢而畜之獸豈忘於虎豹養豢而馴之士不可養然亦
不可用然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
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国之比而一職之闕綏急
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欲息意於私家大起寒畯之
歎甚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占二三元老講論人物
磨礱淬勵取其姓字書之屏風覆之金甌牽而用之以為治世
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勘度得
其姓不得其名歐後鄭王有其名而亡其實除吾臣願而朝廷
解林用牛仙客而士大夫發恩房琯有浮虛之名擢是死綏淚
之略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處而以官屢遠不敢
牽三代近不敢五季其間巖邑專封而割據山河戎人亂華而

腥膻河洛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竊謂漢唐之地廣於
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唯多姿為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啓
九国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在亀蒙而有之
荆吴擅江湖塩鐵之利淮南擬山澤之富諸侯之国聯三垂而
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
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為附而大曆正元以後
更叛迭負擅田世延盗有魏博王氏盗有成徳朱氏有幽薊李氏
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
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
河皇數郡是四海之賦所入者十之一二而已逮惟祖宗深
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詒孫謀而不窮內無彊建藩鎮之失外无
夷狄侵侮之患坐而守此方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国之實富焉
之利可以坐扑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者而輙發者智慮深也澶
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有虜順義敢卯晏

闕見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職此之由求
合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為日已久侵梟我烈祖慶劇我邊陲
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至無遺策睿謀神算臣愚不足以知之
然臣切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民有
法也志已先定矣言已熟復矣粮已積矣兵已練矣一奉而用
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一城得一級喜見
顏色齊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以武威等郡如漢
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為賞也日者固賞其發援行軍
死地老師費財闕輸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
必不抱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
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強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
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選擇良將堅壁以
守必休士卒訓練加勸積粟邊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
所謂力全之師豈不舉耶何謂土木之役興臣嘗謂大禹之卑宮

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啓千門万戶不如文帝惜中人十
家之產以礼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后
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
養体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爲游
觀之美靈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巳之奉蕭何治
未央孫盛之論以為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非矩之料以為
必歸人之說諸侯黝堊大夫倉前楹不可丹春桀於郎文築牢
囿則譏臺不可為故內庭就而大益興崇閣成而國用竭驪山
宮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符姑蘇香分銅雀未暇風雨之避
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場而增禾黍之歎者古數者之殆
未可法也通者月臺之造龍瀘之制以般之斧工輸之巧畫花
雜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梓桂楣之所紛交破金玉以次第
為張敖龍蛇以飛走為璇陶碧瓦借於山西之士釘頭多於大倉
之粟以鬼為之尚憚其勞以人為之皆知其不可而又蕃飾豈

御增崇佛廬大司農不能供無益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
之及閹寺希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光臨不復顛倒
衣裳以滋禍亂之芽而採嬙命令爲知朝政以隳棄祖宗之法
者在是舉也恭惟陛下繼統以肯躬先天下黜奢靡之觀究支費
之蠹亦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啓也臣伏願陛下日
慎終戒防微杜漸書見幾爲元龜置欹器於坐右以厲傷者而
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致慶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
至德孝文之恭儉亦在陛下所當行而不爲異者也何謂財利之
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使奉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
而薄於己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其而不
能飛揩明珠以脛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爲盜而已也知所謂
不必藏於己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肱股而掌握盈虛來如
江河積如丘山不時披覽先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

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僕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以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弘羊起而為公卿皇甫鎛進而至宰相則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勝君有倉廩府庫而厲民而記史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朽貫為富国之美談至御史謂国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国而鑒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為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与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起変不恰狼戻為有餘不強殖穫為无節以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権子則必貧旦旦伐木則必不熾而寡婦之利董子之所無非吾国与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栖載籍貸各獻其意以歸見於穀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所以父母子民甘嘗悌忠厚發於詠歌傳於金石以至于今而不衰也方今利孔百出臣不敢偏舉指陳民之大者一事為陛下略陳之且摘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歳入不皆邊防之用如此以為喉吻之哺故朝廷假

其權大以借其勢而司其事者過無所之從奉其法者行水火
之政以官漢中自擊其害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於
一逮十老千連百囹圄無虛刑餘手道而冤痛之歎至不忍聞夫
騰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
此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售市者為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
不吾從者為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
茶事坐者十倍其地交通貨富賈任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
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也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月
計歲儲官吏之費歲授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
所謂朝四暮三竊屠門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者旦夕之讙則
抑配良民以淹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錄其為盜賊之淵
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詰故無茶使一過
則聚黨羣咲訴思繇其內囓其膝呼天而詛操戈而伐之何營乎

臣所親十年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致陛下之赤子孫氏忍不聽此而但矜恤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爲益池之壞不復國用尤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討博求外許之擾商則徙澤下流孰有遠迹耶何謂西南土備而虞奇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爲鴆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兆於桃蟲毀巠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臣自咸戎黎雅以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閣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崖城之敗天寶中異牟尋與吐蕃并力入寇今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嵯巔乃悉衆掩邛戎巂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子女工技數万引而南今南蛮種類已離而不合西戎道里回

梗而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安寧日久兩蜀之人數世不
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抱子孫以待尽賣劍買書囂弦誦以竟
日外戶不閉而死有吠狗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且
恐一旦有急則劒外州郡為蛮夷虜落是入死人之境而莫之
覺撫者矣自蜀人世知之詳矣嘗見乞弟寇瀘川董阿丹寇茂
州上煩朝廷命使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
可使飽稍飫豢十九如瓠瓢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方
一有變是使不可使也蜀之守邊者因仍歲年計年月當賞舉
犀馬以去不問其他万一有變是使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
無樓櫓有金鼓而死聞者才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胄
燗漬而不復治障候弛壞而不復明万一有變是攻与守皆死
其具也比年峨眉蛮蛮猺以閉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
林種至聖王從聚盤山開道直趍瀘江以希珠馬為名其意果不
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死良守戰与守

及兀良哈則動狄山之頭虜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千有里之地而吾軍為之一空矣自所謂西南土番而賣釜蠢之攻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為迂詔脩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吏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內外相蒙而有輕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左氏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臣背叛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遂微其亡也非赧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蠲強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非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成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則心腹為之不寧在心腹則四肢為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所由來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主之一身也

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祖考之紀綱維持不已固冗有殳病頸壽嘗治之於未然而已且試言之夫黄河貫地中如人之榮衛邊方如四肢大臣如心腹築堤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如榮衛之不通攻結而為癰疽緩而絕經絡治河者不深究其利害苟簡一時之功是謂揆於榮衛也筋脈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邊方之臣或虛張敵勢或擅行所得者目前之捷而不設之虞是猶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專恃頓奔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為己有臣言之於前矣上賴五朝右在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自擅手不得不幸而有從衮則韓之文詐操之敬羅掘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焉所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者此也陛下即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文文母厚德儀坤徽音嗣世况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淵以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撫政萬機人神會同則不必巫咸和

幾之術滌腸絕腹肘後方金反竟起廢於哀追尋常之間彼營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箴砭所及聚毒伏鬱尚未為脫况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亦猶若太山陛下求直言而目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為陛下之鑒不已過乎去歲詔布固訐矣而廢帝止以不諱何語為口實韓愈表佛骨與初矣而憲宗止以天子夭促為乖剌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无好諫之名安足為陛下道哉且林采西山立朝先簡孚之親貧殺貫閎終歲惟雅言之李貧死以自資而藏色藏於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媚上官以釣名沽譽所激如是殆一木強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先裡並改之万一而只自以為勞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默以思昭曠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礼於野人求道於瓦礫間況於童子哉況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目之并窺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且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齊正人之

功无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
射姑射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上官儀諫
之及高宗見后則曰是皆上官儀教我而武后卒殺儀臣
為容之仰嶕跐之高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后
在声音志在内也而或見於外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
之士未嘗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況以不容者乎故臣願
陛下尚密則无過事明皇之初銳意厲精抵肩復正觀之治而開
元之間号稱太平晚節忌荒声色游宴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
可為嘆息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勤于始而已
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為而一日廢適逐中晝
尚不過同深耕不耰与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貴勤則无弃功若
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求惟陛下深思而
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天顏臣无任瞻天望聖激
切屏營之至臣昧死再拜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五

書

上皇帝書九

應詔上皇帝封事書　　忠惠先生

臣正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遞到詔書一道令臣條具虜情利害以聞臣伏見皇帝陛下發號德音咨訪群臣憤金賊之狂狡悍中原之顛覆使群臣各效計策文恐臣愚不得盡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期於無隱豈非悔東隅之已失念覆車之當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顧臣敢無辭而對謹昧死上三策恭推朝廷已事之失無規略無定論無服心三者國之大事其餘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夷狄之亂未有如今日之酷昔西晉之乱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晉祚雖苻堅石勒数雄之强不能睥睨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有疆土傳祚累世自金人渡江飲馬以至于海蹂躪中國肆意所欲東興遂狩

越在裔土雖西晉戎狄之禍不至於此唐安史相繼爲亂其禍亦太極矣改元至德收復兩都不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于今九年矣頻師南方車並之地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日雖唐安史之亂不至於此每歲秋防則相顧先擾謀避狄之地至春事定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此將相誤國之罪臣故曰無恢復略謂是也其次曰無定論臣聞古之爲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御世者必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悉國人移於耕戰秦人非耕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是故國以富強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勾踐之取吳隋文帝之取陳必勝之計已定料敵之謀已審以次而行之自建炎以來天下日苦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論御戎無堅定之策乞盟於猾虜者冠蓋相望已甚屈辱矣而果粮坐甲兵未嘗得釋養兵數十万竭民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和兵未嘗出戰攻守之計紛然未定事之殊至曾不得免臣故曰無定論謂是

世又其次曰撫腹心臣聞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主腹心之臣相與朝夕論議國事扶策如出一心如左右手昔晉武帝平吳舉朝以爲不可唯張華羊祜杜預贊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不能易三人之可則所謀與所聽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朝以爲不可而憲宗所恃以裴度武宗伐澤潞舉朝以爲不可而武宗所恃以李德裕朝廷苟有腹心謀慮之臣人主恃以爲國天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下之所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者誰也所向朝夕進見面納誨者誰也前此非不委任將相矣敵至而衆同懼敵退而衆同喜如斯而已臣聞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必欲爲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以日夜焦心勞思而求也今群臣泛泛然如河中之木則陛下孰爲圖今日之事乎自故曰撫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大臣責以恢復拔用能將循所指顧誰敢不力合天下英豪之智力以誅腥羶島夷之小醜豈其難哉伏讀詔語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鄰敵之

功圖為善後之計臣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忘經略也向非陛下赫然獨斷親出禦戎指授諸將謹扼江表則虜人徑卷甲渡江北去歲久矣此上天助順而宗社之福也然臣聞今者虜騎之退以國主之亡非諸將力戰而勝虜騎折北而逃也向使虜主不亡使劉錡據山東之粟以轉輸賊壘敵人濟師驅犬羊之眾以分守淮甸百姓之財屈於賦斂力已窮矣諸將之兵久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何後之善哉此臣之所甚懼而憂也臣料今日廷臣必因賊虜自退而誦言誅討因詔旨詢訪而爭言用兵夫善後之計莫急於兵將財三者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畫付之得人而後可為也臣愚不識忌諱誅死上封事惟陛下省察

上皇帝為降赦陳述利害書　　唐恭愍公

臣於今月十七日恭奉初一日皇帝登寶位赦書並聞宣讀之人感聚流涕當國步多艱之際忽聞詔音以定神器宗廟社稷

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徽戴誠千万世之幸累日祗誦御劄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在草土句恢兩宮之復終圖万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自泣血銘心推原德意而施行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章新政若廢神霄朝拜罷常平給散限人印契額外撥放道傳度給據商賈般販者名稅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国躰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戚也陛下制詔之意欲紹祖宗垂創之基必思所以救難之方此乃大安危也大利害也大休戚也誠天下之大計也然祖宗垂創之基以京師為根本以兩河為股肱金人再犯京闕則根本揺矣長驅兩河則股肱病矣所以為其復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為父以嗣君皇帝為兄金人一舉而邀兩宮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所為救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夷狄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酷於其吞噬之欲尚未厭也其憑陵之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宜通知之乎今日禦

寇之術陛下亦孰計之乎既不知己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強而又不能弱者必危陛下度彼己之術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強弱之理則知所以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與大計天下者固已素定非臣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臣為陛下條其略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維城之計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吾舊疆所以繼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千万世之大利也雖千万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者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欲救此者莫先於守祖宗成憲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誕謾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而不舉故將兵相習而奔潰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賞刑國用竭矣而利原又失欲救此者莫

先於遲將漕之日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先於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皆詔旨之所未及臣愚不忍緘默以苟容敢竭誠而妄有陳焉天下之大計議不旋踵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唯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起中興之運而成再造之功則祖宗垂創之基於此可紹而兩宮播遷之難於此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粟叨諫官屢陳致寇之因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禦戎之略言皆有證頃者聞陛下以大元帥之節載完國難臣嘗具劄子陳述三策乞移鎮關中以符衆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槩矣茲者恭承詔旨許臣無諱具利害陳述雖語言詆訐亦不加罪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首開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愚竊慟國不識忌諱敢四危言以塞明詔進退存亡之幾見於此上為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許進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膽庶或補於經綸之万一臣

之願也臣非為身謀也實為天下國家計也惟陛下裁幸

上皇帝訟冤書　　蘭陵孫公一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氣感發出於自然乃口一音姤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今有人顛仆淪陷於阬阱溝瀆之中自非甚不欲其死雖途之人皆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於途之人而求之於其所以救也臣自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刑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盖以謂自古來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為必有不仁不義之徒違背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為京係吳敏所逐鐫官褫職投閑置散恬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力名自方州再司言責於是群邪側目千岐万轍思所以報復之方會陛下擢自知

臨安府尹而大臣悉召京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秦氏餘黨尤爲鬼憿挾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疏會自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竊期金銀出羅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万計面謾至交賞鼓播紳更唱迭和相爲尾星嶽官傳致其罪以收買官船木植之錢誣目自盜以饋送過客絳文紙扎之屬誣目入已羅織傳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爲名陷目於大辟貸死免戍刺羈管象州嗟乎寃哉貴夫自目昭昭在上質天下之寃而不敢訴者三年於此矣今目伏見祖宗之世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觀望減裂不得其情故有録問之法審録之際翻異稱寃則移獄別推別推之右事狀明白更死可疑尚復詔諭酉系不決始用衆證至于命官則又加詳雖因臺諫論列監司差按尚恐耳目之寄寅闇過聽必差官躰驗覆按有實狀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録問有番問其詳如此至於受財入已之色若干追驗贓證悉上送官書押伏罪隨户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

興二百年與天下所公共之法也至是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
又非監司按發止因李光怨仇朋黨之言大臣佑佑其姦不復
審覈旨揮直作自陳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舒州書捕捉官吏
急若兵火日夜鍛鍊並不如意而承望風旨不容但已同詞誣
陷便用衆證自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拘詰不追贓證
不取伏辯直行典憲同時遣坐僚當無辜不堪其毒懼罪誣伏
尚謂取自伏辯必自有說追索贓證必有所在不圖一旦便降
謫命自家住常州一身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
州起發州郡望風分遣巡尉發卒圍第闔驚怖臣妻章氏積
憂成疾六日而亡兒弟離散孤幼失所聞者傷嗟至於臨安府行
次湖州朝廷又劄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趣則
亦況除名削籍已為流人尚被堂劄決獄之後名在刑部而大
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資權臣之怒置一夫於死所
固無所不可況此天下多故之時所宜大臣協扶過正賞明罰

當開公道以收後人心召和氣以銷弭天變而怙乱無稽報怨不息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視驚嗟太息而不已者豈為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与臣同時得罪如柳約錢捻張鎡者皆甚臺諫監司妄按職罪之以大臣雅故止放罷而不問柳約錢捻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係獄而復釋張鎡是也如臣既無戚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傷乃至於此陛下試詔宰執撿會臣与柳約等章疏少經聖覧一時之間高下其手敢罔聖聰務快恩怨使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於蕩然然則臣之罪孰為輕重方蔡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盡以臣數不過散官安置而止殆今餘黨復張又過於京三免投荒盡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觸忤權貴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人復有強臣在位人人懼禍畏然從之孰為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之下無不蘇滅而雨露隨之得罪於權貴譬之鬼神為妖為祟

終無已也今者伏遇陛下進退大臣選擇臺諫申別究濫公議已開又此餘息尚存之時叫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情而不敢復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恤舊物閔臣父負大謗不容於群枉之間洗滌讒誣許用原赦放還田里收葬已死者拊育尚存者不終陷於溝瀆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悶不平之氣少革群黨報復睚眦之風臣無任

上皇帝乞附試書　陵陽先生

臣聞成湯禱雨之詞曰士失職歟夫一士失職何與於政事而聖人以為憂是以知至治之世物物遂性今陛下躬成湯之聖則世宜無失職之士此臣所以昧死以畢其愚者也惟陛下幸赦之臣九歲業進士十七貢于礼部二十又貢揆之年成而益窮志勤而益困方陛下聿修以造士甚盛德之事也臣亟視所著書以願入為會臣父官岳州食貧口衆不能偕去則使與其

學就食江南及官湖州則使臣如襄陽以入學自以去冬犯寒忍飢携孥去至京而後不能行矣居京城幾一年義不苟取又無他技以為饘粥之道至餓不能出門戶況可遂適哉原憲甕牖仲卿牛衣以自方之二子未為貧也夫貧者士之常臣亦何憾然歲秋矣天下之士皆得操觚秉牘試於有司而臣以流落故無所試其技其他固已息望但比蓬閭歆羨之人尚不可得此非近於失職歟臣前居江南時已不及預秋試盡士抱利器以見試尚懼不得而臣不肖六年不試其技其窮宜矣退而惟之當天子極于歲之統求士如不及之時人人得以自効躋聳跂覺亦各以其器食而臣獨不見試是命也夫雖然傳稱堯曰不廢窮民古之聖人惟其加惻隱於窮失職之士是以傳施於衆之効後世不及一夫不獲其所其臣猶或恥之共惟皇帝陛下仁民愛物度越堯湯今天下大治物物遂性臣雖至賤豈不得與一物之數乎然而未獲其所願陛下特詔臣附在京進士請

解以彰陛下博施濟衆其廣越堯湯如此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陛下其仁如天則亦從民欲矣士莫不見用於世然臣遐切謂冒進於他技者類非安分之士而自稱指爲者決非立功之人昔者賈誼願試屬國終軍請受長纓臣之不肖嘗切陋之陛下即詔臣試國未必中然臣得其分其受寵多矣如闘報罷則信其命之窮無所望於世矣便當絕去捐書爲人耕田時時擊壤爲詩歌詠太平仰事俯育以候沒齒而已愚狂無所知識罪當萬死

再上皇帝書　　陵陽先生

臣聞太宗皇帝民有失一豭豚者自訴於登聞詔賜千錢明日謂丞相曰以此細事悉訴于朕然亦安得不留意乎臣以此知聖人恤民深矣今陛下勤政恤民如太宗而臣之所言者又非止於失豭豚也願以加於烏頭者臣上書乞附試陛下憐臣羈旅赦臣狂妄使試于大學此蓋陛下博施濟衆之深仁也有司

策臣三道擢在第一竊自欣喜以爲至治之時有一藝者莫不以收録今幸得以文字徼聖聽試又合格則必上蒙寵擢次第試吏以歸尉其親爲然臣一介書生從下國來大臣不聞諸臣不識一來明詔與千百人試而直出於其上誰爲言者會尚書使覆試遂寢不報嗟乎士以羈旅窮困之故再不見試今詔因使試又合格矣而猶不得與下士齒豈非命乎臣自上書至今又二年矣性褊才拙無趨利之道是以居京城衣不蔽體食不饜腹當其觸雪犯暑而皇皇乎車塵馬足之間雖未擠於溝壑亦已復有仕進之望哉乃今年十一月有司方諭臣以去年三月奉詔補臣爲太學內舍生臣是問諸太學則凡爲內舍者未得祿仕惟歲一試上舍而已幸而中者或得補吏夫臣窮放于此因不能委質於公而不入學也然臣切原陛下之意豈非憫其失職而開其入仕之路乎而有司不使臣早隷業乎太學今則將頒院矣臣欲試上舍乎則有司責臣以無投定雖

試且無益矣而欲歸請解于州里乎則無及矣進退不可私自
悛悼將復坐觀天下之士試藝于有司以干祿仕矣嗚呼士之
不遇一至此哉忽歎然自啓曰臣昨六年不試陛下尚伶憫之
況九年不試乎故復冒昧自進伏惟陛下寬仁徧愛既憫伶之
於其始宜容納之於其終令臣雖知分義而家貧父老不免於
有求恭目困窮扶策而不求衆人仰于君父使自依近例補上
舍免省以舒紆困窮則德至渥也陛下布新頒字學又多方廢
施惠行天下咸喜而士有戚戚如臣者雖若無足道然政和之
日豈宜有一物不得其所此臣所以投誠控告也惟陛下睿斷
而從之臣嘗兩預鄉貢一冠大學文以治經餘暇學爲古文至
於鋪張陛下之宏休論載陛下之偉蹟功自以爲無媿於古畏
懦者縮久不敢進嘗謂西漢武成及唐明皇之世乃有相如楊
雄杜甫之倫詠歌太平而數君者亦舉能拔擢之陛下致治如
此而又天縱明智肆筆成書昭回之光下飾萬物自有書契未

之有也顧未暇有如三子者起于草萊以文詞稱上意則是聖褒
物為不及漢唐乎臣誠不能慣激近所作政和須雖淺陋無取而化
三子所賦則頗為典實謹投進以聞愚竊不如大体惟聖主哀憐之

應詔上皇帝陳利害書　　曲肱先生

月日左迪功郎特差溫州瑞安縣令主管學士勸農公事兼監
變穗鹽場臣能與謹昧死再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伏奉詔書
許守令各言所職的確利害者臣恭惟陛下即位以來憂勤方
幾不遑寧處詔書數下閔民疾苦禹湯之罪己同文景之愛民
永懷紀綱之修思復祖宗之舊命執事者恭酌群言助成政治
且使在服之臣咸以職來獻方此之時工人藝士皆欲執技盡
規耕老負薪亦思綫顏致詞而況食君之祿治人之民者乎臣
物思方今賢俊盈庭忠良滿朝有股肱腹心之臣有諫諍方直
之士有獻納論思之官有會計主藏之吏而又寄耳目於外臺
付牧養於郡守若縣令者名秩甚卑其事米鹽在於今日最可

忽而無與於朝廷論議者陛下何問焉昔之為縣令者選賢授
德寄以赤子有害焉民訴之郡太守禮之監司論而上之而罪
書免之矣今者歷行荒老奉行文書進吾身不恤乎吾民有秉
公守勁不屈於俗者督責之吏叱咤於堂上而輿臺皂隸持挺
而誰何於堂下矣師出閫會今有憂畏自經溺投赴獄囚首而
道其騎戟頸而聽指呼者為陛下之令如是其辱也而陛下何
問焉且於此有以見聖明之用心矣蓋以謂執事大臣論議於
上監司郡守奉行於下若縣令者與民至親目見實事不可以
虛詞借也賦焉吾民之財也徭焉吾民之力也兵焉吾民給之
糧焉吾民貸之凡國之急迫憂虞者皆吾民也而其服務迎樂
者吾民不而焉陛下十日一賞士七日一犒師操弓挾矢被堅
執銳之人未必皆有功也所過郡縣要求須索若有虐寄吾財
命廩寄吾粟居人寄吾子女持左劵而取之耳凡此吾民不與
也陛下所與民共者曰天下之憂而已縣令知之莫詳焉宜明

詔之下問也所謂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其目則四實則一也今國家無防河工料之費無邊陲餽饟之費無敵國聘遺之費加以陛下勤儉服御之衣不過弋綈宮壺之飾不過大練凡此諸費皆已無有國用調度不過養兵俸吏而已乃欲省費者是養兵之費無節也俸吏之費無節也曰闒兵之尺籍不存雖存而不實一卒伍而冒三校一給使而持數券者官庫知之不復言戶部知之不敢議獨吾民擴肌骨出膏血者苦之爾又凡吏之冗無甚於今凡吏之在天下者曰不得而知曰永嘉一郡與曰之邑而已所謂鈐轄都監者四人兵馬都監者六人部將指揮使者十數人推酤征商之員外置者又十數人置焉而不釐務者又數十人永嘉之兵不過數百而場務之入不過數万為官如此之多其他冗散不可悉記而曰一邑尉一人指使一人監務者五人一小邑而無用之官已五六人矣或謂他郡又甚於此与夫衡衙往來撥發大馬持券索錢者日不暇數十輩

今國家無歲費養兵而冒食者如此倖吏而冗濫者如此陛下孜孜然恐軍吏之怨已也而臣下莫任焉則亦聽之而又何費之可省耶若是言而果行陛下何不使治兵之官主兵之吏計天下之兵幾何計天下之吏幾何取兵數之實削其吏之冗而盡去之此足以省費矣省費而國不裕者未之有也然臣不識陛下所謂裕國者將以豐積財實帑藏而裕國乎臣聞之天子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天下之心歸之則其資厚矣禮義廉恥之教行焉則其富大矣何患國之不裕哉故藏之天下者天下之富也藏之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之篋櫝廩庾之間者商賈之富也陛下但當憂百姓之不足不當憂國之不裕今國家之用度責之戶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守守責之令令責之民若民者實受其責矣困窮已甚矣陛下何不明詔有司將無用之費不貲之費冗濫之費一切除革獨取實費用立爲經制量入以爲出稱財以立事使臣下遵守毋得冒濫於其間亦裕

國之一端也今國用有經制乎陛下則不必知也論道之臣不必知也戶部知之乎漕臣知之乎守令知之乎陛下試問焉而茫然矣而曰理財省費者亦空言耳臣聞古者養兵以衛民今以害民古者養兵以治亂今也為亂所以然者無他兵不知自愛故也古者之兵有相友相助之義相生相養之樂其自愛如此故用之可以安勝唐之府衛有為兵之利無養兵之害藏兵於農庶幾古制高祖太宗削平禍亂威武莫强者以此而已其後府兵廢藩鎮强而唐始衰今軍政凋殘必修軍政而後可臣切以謂江南二浙田之籍官者甚衆誠用以募强勇之士給之田授以戰鬬之法聯以保伍之數三年而後用之使縣令節制鄉兵而聽命於守太守節制邑兵而聽命於帥路帥節制郡兵而聽命於督府倉卒之間檄使赴難豈無一尉如賈賁一令如張巡者為陛下出耶陛下試觀晉宋之間所用以取中原者豈盡關河之人哉破齊滅燕而下秦者始與徯子李捷而善鬬者

也安得為無用乎然臣又以謂猛虎所以為百獸畏者以爪牙爪牙脫則狐豚特犬皆爲吾敵人君深居九重所恃者逖而虎臣猛士近則宿衛之兵爾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唐制南北衙文武臣別以相伺察我太祖用趙普之謀尽奪藩鎮之權遣使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材力技藝者皆補禁旅以備宿衛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太祖彊幹弱枝規摹宏遠如此強兵之說臣願陛下深鑒漢唐之制近思太祖之意可也自陛下即位以來一詔令之下一話言之出未嘗不以息民爲言言之數而行之未効則民不能無疑此則奉職之吏不能宣布陛下之意也近者詔以民間產去税存詭名挾戶逃亡死絶使之括責盡將倚閣此最為民之大利然推而廣之尚有詭名為法有匿税之條則民間不敢尽言有擅閣之禁則官吏不敢尽行又豪家大姓侵冒兼并鄉無合存家業戶帖以致推割不明教胥猾吏舞文弄法撫護擁折貧民無所訴雖有明察莫之

可究今人則逃亡田未嘗不耕也則是富家大姓侵冒兼并之
爾臣願陛下特委漕臣因今歲造簿之時令諸州縣皆立户帖
人户所管田若干財若干人丁若干牛畜車馬若干遇有出入推割
則持帖退受前此匿稅冒耕者一切不問自給帖之後有告者
論以法如是則稅賦明力役均科斂平富者不敢侵冒而貧者
暇矣自非出於睿旨州縣終莫敢行蓋州縣之吏用此以為市
利之資稅賦明白則獄訟息而吏無以為姦矣此州縣所以莫
能行至於稅賦有常民不敢後陛下間遣郎官按臨郡邑田野
之民莫識陛下惻隱之意但謂朝廷用郎官催稅似於國体未
為無傷不可不知也咸平中三司李士衡建言春貸絹錢秋輸
絹帛以便貧民當時絹錢甚微貸貧直甚厚及其後錢不足以當
絹直矣又其後錢不給而代以鹽矣又其後鹽不給而民白着
矣今乃使之輸錢者臣莫曉也無錢取絹猶為有理買絹取錢
近於欺民臣以謂今天下酒務利入不足以給官吏未嘗有益

於公家也然而以粟易穡以帛易麥民甚病之翠華所臨四方爭會酒課之盛錢塘一郡而已自欲並乞罷天下酒務估立名錢召人承買然後將一稅折變並納全色紬絹既有餘請除和買寬民之力莫大於此陛下省方吳越兩路之人近在日轂人得自安荊楚之間釋耒扶老拾取橡栗以充飢腹而追呼之吏夜叩其門矣陛下亦知之乎茶鹽之法今為利源要在循守舊規不當時有增益近緣謀利之臣請該鄉地增置停場煽海斥鹵尺寸皆屬公家良民恐要功之人概望意旨因獻詭說因苦良民又非若茶行鈔引人納十千而為茶之斤者八十後行食茶入納五千而為茶之斤者六十今又復鈔引茶數課額每歲一同而去歲提舉司抑令逐縣添認茶引迺傍近山并名不産課額既大必至於民攤出者浮之利縱未能損以益民豈忍困吾民哉欲望聖慈將相視鄉地指揮速行寢罷戒諭州縣不得增添茶數亦足以懲牟利者之姦也兩年以來因臣僚之請而衢酒坊

户添糯錢五分其說以謂酒價既高官錢當增銖不知米麴之直十倍往年盜賊干戈之際愁嘆無聊之人口腹不充何暇飲酒唯是行朝商賈所會乃有酒徒坊户緣此欠折錢本估收田産破家之禍近在歲年本邑三章一坊閑停已久額課尚存率斂民户送納名錢縣司不敢申陳常平不敢除放臣願陛下特降旨揮將坊户之制一循舊法新行名錢速行蠲罷有如當縣停閉去處低價召賣期以十年方復舊額仍戒縣邑之吏不得代取民錢又近年以來郡邑上户系名軍中日遷月轉遂為官户持告執符倚籍主名逃役避租良民受害臣願陛下明詔軍中曰豪家大姓無搴旗陷敵之勞敢冒吾軍師之賞者論以軍法仍乞立為定制應州縣上三等人户不得從軍守令失察同坐以罪所有前此補授之人責令戍邊五年外正行補授如或不能聽令納爵如此則軍士勸而濫賞清矣凡此數端皆叢脞細微非所以干前旒之明溷黈纊之聽然臣聞巢居知風穴處

如用臣為邑令所見所聞為民利害不過如此伏惟陛下慈儉之性本於天縱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自昨者竊登文石之陛面天日之表今為陛下字人之官親奉詔音最不忍隱目前所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其目雖四其實則一大抵在於正綱紀而已祖宗之初地不如今之廣兵不如今之衆賦入不如今之多將帥不如今之官尊而位盛也然而錢俶在吳越李煜在江南孟昶在蜀劉鋹在廣繼元在晉馬氏在湖湘高氏在江陵李筠在澤潞重進在維揚北狄迫大河年歲之間僭平僭偽掃除妖氛未頃一兵未失一土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而天下平矣當時錫予有度固未聞求所以省費也經常有制固未聞求所以裕國也諸將之兵唯恐王師不至固未聞求所以息民也所以然者紀綱之立而已祖宗之立紀綱不可槩舉獨撮其最難者指揮軍旅撿御將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抗不如意太宗皇帝嘗謂趙普曰近代以來朝綱不振方鎮跋扈姑息不暇由帝王

不得控御之道耳朕今指命將帥如偏裨列校蓋前其權勢不
使過制晉漢以後卿所備見方之今日如何李昉對曰晉漢之
朝政去公室臣強主弱政令不行陛下躬攬庶務總御英雄損
方面之權使各有分限責得其術也及觀太祖皇帝時慕容延
釗一舉而得荊南數千里之地兵不血刃止於加爵賜帛曹彬
平江南擒李昱求為使相太祖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為
使相肯為朕戰耶至於王全斌崔彥進貪黷小縱隨即貶降太祖
告之曰朕屢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卿數年為朕立法當是
時上自大臣下及小吏人人稱職謀臣虎將頓首聽命足以見
紀綱之立也今用兵之際能取法祖宗之立紀綱則兵強兵強
而民息民息則省費裕國自然之理也臣所謂四者之要其實
則一者如此臣聞大臣有大臣之職諫諍有諫諍之職守令有
守令之職士有士之職民有民之職陛下亦有職也陛下之職
率而衆職脩矣今將脩政以復中興而陛下正心誠意以率其

職願勉之而已陛下勉於勤而天下勸矣陛下勉於儉而天下廉矣陛下勉於剛斷而天下勇矣陛下勉於靜壹而天下安矣左右輔佐之臣從容欵啓諫諍言事之官盡言不諱講讀經史之員勿為虛設輪當面對之士力訪民情是陛下之職修於上而大小之臣盡心於下如此而不能省費裕国強兵息民者未之有也臣切見近有以應奉縣漆之器以進者陛下命亟毁之雖却千里馬焚雉頭裘碎琥珀枕未足道也天下之人咸仰盛德臣尚有得於耳目之間者永嘉歲貢置局織造錦袍餘姚盆集陶工坯冶秘色錢塘村落輦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漱務不假則錦袍何用日昃不食土鉶致饍則秘色何求詩書爲囿仁義爲圃則花木何觀是必洪奉之臣希其職而陛下不之知也若此之類臣願陛下絕其萌杜其漸一毫不以累於宸衷則

省費裕国強兵息民之道已在陛下心術之間矣所謂遠小言

不識大体罪當万死臣無任戰灼待罪之至臣昧死再拜

上皇帝論北虜敗盟書　縉雲先生

臣去年七月　聖旨召臣赴闕臣於十一月拜　命即具舟楫出蜀長江万里風雨留阻行將半載已至建康臣素有風痺之疾江行風濕相乘右邊沉重步履不平未能即到闕廷不任戰懼臣竊聞北虜決意敗盟臣以病未即面奏清光恐　陛下當此變更急欲有所詢採先以其狂愚冒瀆　聖聽容臣犬馬之疾少痊當伏斧鑕待罪闕下臣竊以　陛下臨御以來遭時多艱再造宗社不憚屈己修好息民雖謙損過中寢成卑弱弱形著見然後強敵生心夫濟寛以猛濟弱以強猶救火必以水救寒必以溫不得不然善為強者先強其志意志意強然後能本事以著其強形強形見則弱形銷矣　陛下審知虜盟之必敗也決必不可再也當赫然慨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為下罪已之詔感動中外願為社稷俱為存亡天下聞之孰不投袂而起此本事以著其強形之一端也且君為元首所以率先天下

鼓動萬化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進人主怯而能使天
下勇惟 陛下立其强志著其强形赫然有一怒安天下之心
忠臣義士無不感應人心一奮士氣百倍何所往而不可昔
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咨勸幸蜀王欽若勸幸江南惟寇準決策
親征國家太平之基一戰再必當時果幸蜀果幸江南靖康建
炎之事已在此時矣今之形勝又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
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 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
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矣天子措猶知吉凶悔吝由
動而生何況 萬乘而不深思一動之間變故莫測將士觀望
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為盜賊大事去矣其為移蹕建康使天下
增氣皆憤然共向為 陛下爭死敵萬萬相遠又况江備禦朝
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闕疎自自出蜀凡有兵將所在必親見其
人同其寒暑審其犒賞以備 陛下詢探大江數千里諸軍屯
營不一不能盡言姑以湖北言之荊南鄂渚上流要衝荊南兵

力甚弱雖沭循贑方存不帶家口日夜思歸統制官不服李道
節制无事之時尤應変出不測緩急豈能為用間其戰守之方
惟待楚求護城水口在城外為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
城决之可以攻城李道本由師中部曲今自為一軍由師中疾
之恐緩急必不相為援田師中又老且病借有忠義之心已不
能躬擐甲冑出入戎行矣然則上流要地已不可倚彼田師中
者二十年講和静无所事高堂大厦手帛子女富貴安佚至矣
及今有事豈不自知度其心亦願退避終保富貴然難於自言
惟 陛下急擇忠勇壯健如李寶李顯忠之徒易之上流之地
可恃以保而田師中亦必衔荷 聖恩矣又沿流諸軍无所總
統譬如有指无臂斷骨脱落安能搬擂攫拏屈伸如意令虜使
既還恐兵端便開望 陛下急擇文武大臣有威望衆所畏信
者屬一人於荆襄屬一人於江淮有威望衆所畏服莫如張浚
劉錡則 陛下既用之矣然尤有當惜其文章望不當使置之前

行勝負兵家之常方一小跌搖動諸軍今使之總統諸將諸將
自畏前另觀獨指蹤去利害甚遠亦致重之道也張浚嘗誤
陛下事　陛下大以為賢然方今天下皆以為當用日夜跂踵
願　陛下用之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願　陛下捨一
己之好惡以天下為心勉用張浚以副人望一日之間決能使
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効亦非小補張浚憂患頗經更歷耆老
已无少年輕銳之氣惟　陛下深察之兵不徒用必資財賦財
賦匪自天降出於民力軍興以來二十余年賦斂煩重民之凍
脉竭矣蜀民冠婚喪祭之礼尽廢風俗急迫愁嘆无所從出往
往往私征税所在税務持弓挾矢要遮舡舫名曰征商其實劫
奪負商小賈去年有弃舟逃遁者長江上下人不敢行臣不知福
建一處然以此較彼必不能獨豊裕也平居无事諸軍之費月
給一月常懼不継一旦用兵費必千倍国无所蔵民不可取惟
陛下痛自撙節惡衣菲食輟内庭之費以佐軍用自古克濟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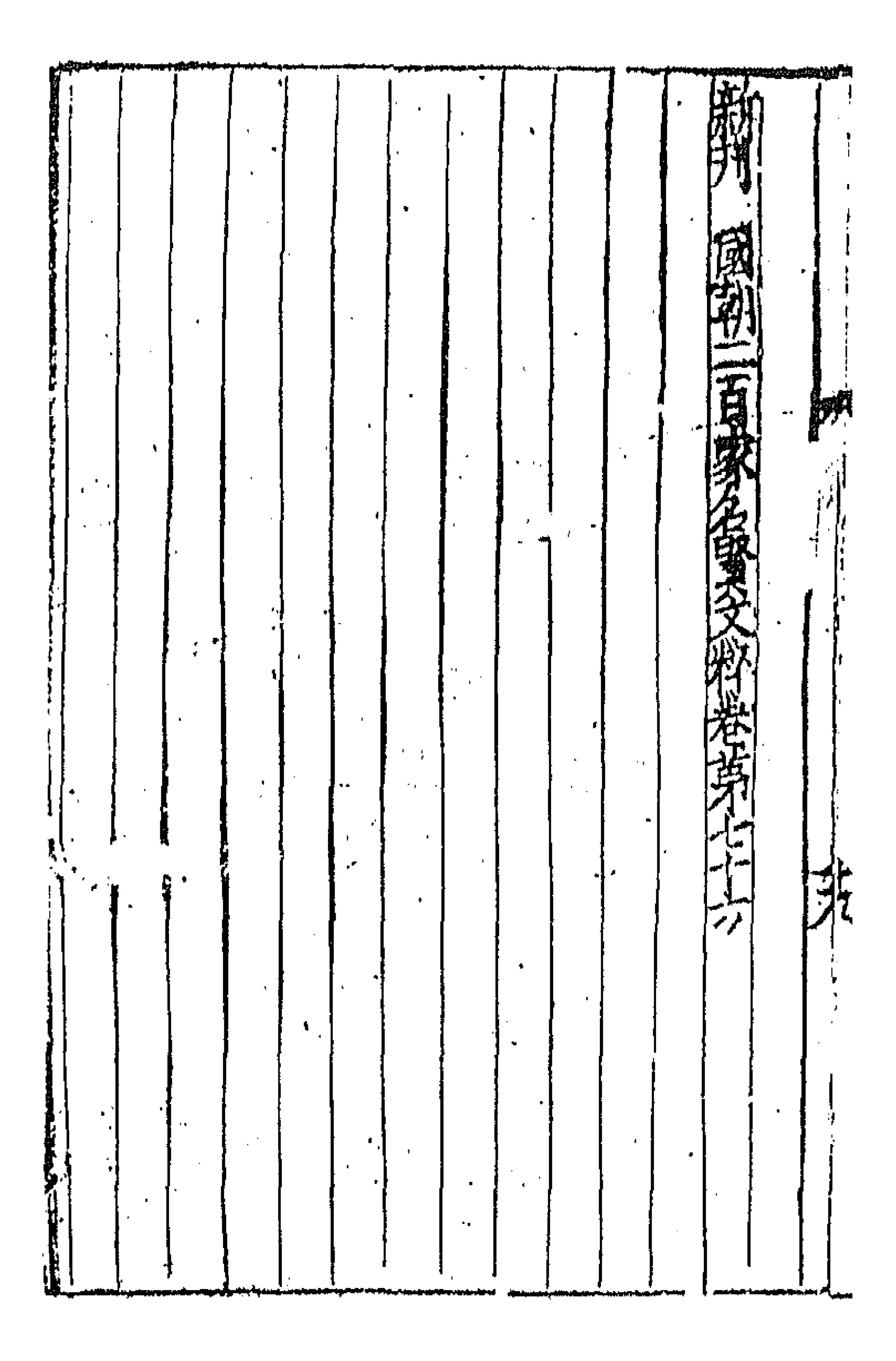
難未嘗不由恭儉勤勞 陛下誠能至誠克己躬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自此被堅執銳之夫豈不知感激奮勵捐其軀以報 陛下若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監司郡守下而富商巨賈州縣兼幷之家雖使分其家財之半以佐軍用亦所甘心誠以 陛下率之以身也兵有衆寡擇將統臨整齊訓練朞月可振惟財用在今日最爲難事版曹司會計之臣當日夜精思省官吏減州郡冗吏精核當否無一毫妄費者歷或可以減併州郡冗卒充守倅白直之外一無所用一路監司凡三四員間有闕官止一員而兼數職者略不聞有廢事然則官亦可省矣必官闕而事廢乃可建置然則雖從省併自不廢事大抵精微會計委曲周旋必不取於百姓然後根本不摇此今日之大務也又人主當艱難之際圖回事功聽言用謀當聽而不聽當用而不用當有爲而不爲當速而緩當緩而速如發機括差之毫釐利害立見惟人主清心靜慮公聽遠覽然後能隨宜應變願 陛下踈

遠閹寺絕夜使佞倖私昵無所干擾取捨無所營惑專誠一意與
賢士大夫胥梗謀議之臣同心戮力共濟大事臣前所言堅
陛下駐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己以
充軍費凡此皆末事也非事之本也惟 陛下遠便佞踈近習
清心寡欲以臨事機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
極者也今日之所當爲者必能以次而舉無不切當然後命大
臣留守宮闕 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千騎往來循
撫諸軍江淮荊襄無有定處使虜莫能知測臣知雖未及戰虜
已知畏矣夫虜人雖強其強易弱非誠得天下之心其實強驅
而南 陛下與之抗衡不必大勝期是支敵一二年間彼之釁
隙自開幽燕兩河當有起而變之者 陛下有半天下帶甲三
十萬非奮空拳者又長江巨浸地利在我何所畏哉然今日之
事機急迫矣如救火拯溺須臾不及便毀若王臣料虜使既還
朝廷必大有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虜朝

堂之議猶欲遣使入北請畀和議亡以遷延以自詭之說固無此理三年前虜狹淮埸南牧之計已定矣虜去遷都其實意欲自臨行伸雖千百計請徒自點羞愧不能回今年未動不過明年幸其早動 陛下恐懼修省登進賢俊經畫戰守及事其動愈遲則禍愈大不可支也臣於紹興八年嘗蒙 陛下召對是時適虜使請和臣以為疑 陛下不以臣為疏遠微賤與之反復數五至煩聖諭以為親屈已之意其後 太上梓宮歸葬中華 太母還就東朝之養天下幾年不見兵革不可謂無得於講和然必思有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 今日臣今又被 召旨虜人適欲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嘗瀆 聖聽望 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臣被病昏塞語言先後干冒宸嚴罪當萬死惟 陛下裁赦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百拜

月日具位臣敢撙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自古人君
患不知學而昧於致治之要患不變更而忽於阽危之機恭惟
陛下高明之學固已深造而艱難之变皆其所備嘗臣愚慨然猶
劝山海逍遙之補雖去不棄務在納忠仰覬陛下試留神財擇
臣聞建大功者不謀於衆而排大難者不計以時夫大功非達
權而不能濟大難非欲速而可以平昔之執事者尚不達權
則勸陛下正名号屈而不卹其禍者為欲速則勸陛下長驅疾
戰而不量其力否即首鼠其避徇群枉而昧正當則又莫為陛
下毅然出身任其責於是外之疆場得以恣而驕抗內之朝廷
因之曽莫安靜賴陛下孝弟之行格于皇天而仁厚之德洽于
赤子社稷靈長基本益固至于今日臣誠不佞切意陛下斯可
以有為矣何則除驕抗之害而疆埸振肅一可為也致安靖之
福而朝廷尊榮二可為也且制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三可
為也欲知之利在敵而坐受其成四可為也陛下往年所以倹

不甘寢不安焦思勞思汲汲而圖之豈非以此四者耶今旣舉得之矣抑將何以遂有為而善其後臣敢獻之以兩言曰定曰久而已陛下能堅之以定而中不回奪於俗能持之以久而近不促迫於時譬焉治水隨其勢而順導之則大功之不立大難之不夷臣不信也臣眉山孤生早仕入澤晚歷科甲不遠万里披瀝肝膽特陛下虛己兼聽無所不容而輒復陳於獻替焉臣讀易至謙之上六乃曰利用行師征邑國由是知必自治者能服人自損者能勝人此天道也舜惟不矜故能致七旬之格湯惟不滿故能除九有之師願陛下少加察於臣之言臣迹右得失爲義林一書以獻于陛下惟赦而不誅幸甚



欽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六